

诗经

散论

SHIJING SANLUN

张剑◎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诗经

散论
SHIJING SANLUN

张剑◎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诗经散论 / 张剑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423-1894-7

I. 诗… II. 张… III. 诗经—文学研究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6717号

责任编辑: 钱 茹 吴洁琼

封面设计: 黄 伟

诗经散论

张 剑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www.gsc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1 字数 250千

2001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23-1894-7 定价: 19.50元

代 序

张剑走了，在他生命的途程刚刚走过一个甲子的时刻。是凶恶的病魔夺走了他！在他尚且年轻，依旧充沛着活力，洋溢着热情，仍然生气蓬勃的时候。

张剑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稿。那是他用生命与心血拓出的脚印。一个个脚印，镶嵌着对生活的挚爱真情，对教育、对学术的执著，无畏探求的精神。这些文稿，有抒怀赠友的诗词歌赋，有楹联贺词、祭祀祷祝文字，有对学生的讲话、演说，还有课程、教学问题的答疑释难，更有专精于学术的理论撰述……这部《诗经散论》便是其中一个学术专题的论文结集。张剑走得太匆匆！这论文集是张剑的爱女张剑文女士深怀爱恋与哀思，多少个子夜孤灯編集出来的。当张剑夫人王文瑛女士拿着文稿要我为之写几句话的时候，我不禁黯然！我不能不尽心、倾情而为之，借以表达我哀挽之意。

张剑是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77 级的学生。那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年代里拥有的一个有特殊经历的学生群体。这个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在“三大革命”的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十多年的“老三届”，也是随后中国青年英才辈出的新一代。张剑正属其中。由于来自甘肃贫困的陇东农村，且夫妻双双考入大学，短暂的兴奋和荣耀带给他们更多的只是生活的不济与带着孩子上学的无奈，“两个馒头掰开三人吃”的艰辛困顿！但，张剑是心灵、意志的强者，四年苦熬，终以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分配回到陇东最高学府、现今的陇东学院任教，并很快以优异的教学业绩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在教学和行政的岗位上，他以勤奋忘我的精神享誉校园，以

诗经散论

渊博精见而敢言吸引了历届学生；学术研究成果也连年推出……然而，正对金秋满园硕果，却中天折翅，让亲人师友情何以堪！

让我们永久深深悼念他！

这部《诗经散论》虽为论文集，然论而不散。它集录了张剑锲而不舍研讨《诗经》的四十篇论文，包括诸多已发表的和少数尚未发表的。从时间跨度讲，首发在1985年，终篇刊于2008年，几与他从事高校教学研究的岁月相终始，可见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就涉及的内容讲，全书包括“《诗经》错简研究”、“《豳风》与先周文化”、“正义探微”、“综论散议”四个部分，从语言文字、篇章结构的考订校勘，微言奥意的辨析烛幽，到古典新义的精湛阐释，以至古代诗歌历史的宏观探求，均所包括，可见其学术眼光、探讨领域亦颇开阔。从撰写角度言，均本着“有疑乃发”的原则，一宗“不着空论”的精神，言必有据，求证务详，长篇短制，小大不捐，总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故虽不见仁见智之或问，庶免倒裳索领的讥疑。我想这就是本书的大貌。而匆匆阅读全稿后，给我感触尤深的还在以下两点：

一是张剑那种章疑别微，孜孜探求的可贵精神。古人讲：“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更无别法也。”（明·陈献章《白沙文集》。）张剑早年作《初中文言文答疑释难》和《高中文言文答疑释难》两书，都是从教学实践中之“疑”点求解的成果；所谓小疑小进，固已难得。如今拜读他研究《诗经》的每篇文章，由内容到写法，也无不彰显着这种精神。从几千年被奉为经典的故训成说中发现问题，提出质疑，层层释疑辨微，做出合理的解答，不论解答之完满程度，都是大“觉悟”，都是大“长进”，都是对学术的贡献！

二是把文献的考校与田野发掘成果、实物和民俗等文化遗存相参照的科学研究方法。文学尤其诗歌，自是人心之“学”，也是时代社会之“学”。从孟子主张的读诗必要“知人论世”，到今人倡扬的“诗史互证”，说的都是：要读懂诗歌，不能不通晓人“情”世“故”！而这人“情”世“故”，既部分记录于古籍文献之中，也大量存



在于世代相承的社会人生风俗遗存里。故研究工作绝不能局限于古典文献之考索；开阔视野，关注不同地域民间文化遗存，借鉴人类文化史多学科研究的成果，正不断开拓出文学研究的坦途；不仅如此，研究工作中入乎人情、合乎事理的联想与推断，往往也能开拓研究的蓝天。本书中，以庆阳市（古北豳）的先周文化遗存及民俗阐释《诗·豳风》引出的很有价值的新见，便是显例。书中诸多对旧说的质疑辨伪，推陈出新，也多入情入理，是把“解经”引向“说诗”的继续和成绩。这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张剑是一位乡土气息极为浓厚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陇东故乡的泥土里，他谈起这片古老土地的历史、民俗、掌故，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加以苦学善思，博闻强记，故能把诸多文献的记载与乡土实物、野史民谚、民风遗俗以至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资料相融会贯通，采“白雪”之典雅，取“巴人”之生机，点燃智慧的火花，引发奇思与遐想，提出迥异前人的论说，结成精彩独具的果实。多年前他出版的《中国古典奇体诗》，便是这样一个不但采自经典，也采自乡野，兼容俚俗与典雅，自出机杼、开拓中国诗学视野的成果。眼前这部《诗经散论》，于《诗经》研究某些领域的开拓，也必有其意义。我想，这对张剑应是一点告慰！

魂兮归来，文之馨兮君其歆之！

胡大浚

写于公元 2008 年重阳之日

目 录

辑一：《诗经》错简研究	(1)
关于《关雎》的错简(未完成)	(1)
关于《诗经·行露》的错简	(12)
关于《邶风·燕燕》的错简	(16)
关于《邶风·简兮》的错简	(19)
关于《郑风·丰》的错简	(26)
关于《小雅·皇皇者华》的错简	(28)
关于《小雅·雨无正》的错简	(33)
关于《小雅·都人士》的错简	(40)
关于《大雅·卷阿》的错简	(45)
《载驰》体式考辨	(52)
《诗·大雅·大明》体式原貌考辨	(60)
《采芣》应入《秦风》辨	(66)
辑二：《豳风》与先周文化	(77)
《豳风》与北豳	(77)
《豳风·七月》与北豳先周文化	(87)
《七月》历法与北豳先周文化	(96)
《豳风·七月》与北豳先周农耕文化	(104)
“七月流火”与北豳物候俗解	(117)
辑三：正义探微	(125)
《伐檀》题旨新说	
——不是伐木造车者的歌	(125)

诗经散论

《鹊巢》诗意辨析	(134)
《诗经·旄丘》诗意辨析	(142)
《诗经·齐风·鸡鸣》题旨新说	(152)
《诗经·山有枢》新解	(159)
《硕鼠》“逝将去女”正义	(165)
《诗经·采芣》新解	(168)
《诗经·无羊》新说	
——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首优秀牧歌	(178)
《诗经·采葛》探微	(182)
《诗经·汉广》探微	(187)
《豳风·七月》“塞向墐户”考辨	(193)
《诗经》“翕”字注音考辨	(196)
《诗经》“终三十里”究竟是多少	(198)
《诗·黍离》中的“黍”、“稷”究为何物	(199)
辑四：综论散议	(201)
关于《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01)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205)
《诗经》三叠艺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219)
《诗经》的“诗中有画”	(226)
论《诗经》中的悲剧主题	(230)
《诗经》中的织女牛郎	(238)
《诗经·灵台》“王在灵沼，于牝鱼跃”	
——中国最早有文字可考的池塘养鱼	(242)
《诗经·大明》“造舟为梁”	
——中国古代有文字可考的最早桥梁	(246)
《召南·甘棠》	
——中国最早的一首文物保护诗	(248)
附录：闲吟集	(252)
后记	(301)



辑一：《诗经》错简研究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 305 篇。这些诗歌产生的地域，约在现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南北部以及甘肃东部一带。这些诗按照乐调特征和诗情诗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一般认为《风》是十五个地方的乡土民歌，《雅》是诸侯朝会的燕享之歌，《颂》是王室宗庙的祭祀之歌。把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广阔的地域产生的既有民间歌手之作又有士大夫贵族之作的大量诗歌采收编订成集，绝非一人一时一蹴而就之事，必然经过了一个复杂漫长而又逐步完善的演变过程。由于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诗经》在这样一个漫长、复杂的采收、整理、编集、修订和传习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或一首诗章次错乱，或一章诗句次错乱，或《风》、《雅》、《颂》类次错乱，或两首诗误合一首诗，甚或由于章次错乱致使一首诗出现章句划分各不相同的几种体式，统谓之“错简”。

关于《关雎》的错简（未完成）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 305 篇。这些诗歌产生的地域，约在现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南北部以及甘肃东部一带。这些诗按照乐调特征和诗情诗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一般认为《风》是十五个地方的乡土民歌，《雅》是诸侯朝会的燕享之歌，《颂》是王室宗庙的祭祀之歌。把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

诗经散论

此广阔的地域产生的既有民间歌手之作又有士大夫贵族之作的大量诗歌采收编订成集,绝非一人一时一蹴而就之事,必然经过了一个复杂漫长而又逐步完善的演变过程。由于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诗经》在这样一个漫长、复杂的采收、整理、编集、修订和传习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或一首诗章次错乱,或一章诗句次错乱,或《风》、《雅》、《颂》类次错乱,或两首诗误合一首诗,甚或由于章次错乱致使一首诗出现章句划分各不相同的几种体式,统谓之“错简”。今传《关雎》诗的两种不同体式,正是这种错简的表现之一。

《诗经》最初本以竹简写成,从有据可考的史料记载,《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赴鲁国观乐评诗时,《诗经》初本即已形成。后经孔子进行重新选编修订,“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到现在也已流传了两千多年。以如此漫长遥远的年代,流传之中简次发生一些错乱,自属情理中事。加之秦始皇焚书,先秦典籍毁灭殆尽,《诗经》也在劫难免,直到西汉,鲁人申培、齐人轅固、燕人韩婴以及鲁人毛亨、毛萁四家再行传诗,多依口耳记诵之得而写成,由于记忆传习的欠准确性,编次发生一些错乱,亦属难免之事。又加之四家诗中,轅固所传之《齐诗》亡于曹魏,申培所传之《鲁诗》亡于晋朝东迁,韩婴所传之《韩诗》亡于宋朝南渡,唯毛亨所传之《毛诗》尚较完整,而以毛氏一家之言,传习之中有些错乱更属不足为怪之事。但《关雎》作为《诗经》开卷之首篇,就其传诵中受到的重视和熟悉程度而言,似乎是不应该发生体式异文的错误的,也就是说人们的传习记诵应该还是比较清晰准确的,然而却偏偏出现了错误和纷乱,这更可见《诗经》在流传过程中错简情形的严重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错简的原因,导致《关雎》诗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体式,这不但使后之传习者遵此遵彼,证物难辨,莫衷一是,而且直接影响到古典文献传承的准确性,同时也严重妨碍了对《关雎》诗主题意旨、章句内涵、声情风貌以及复沓叠唱之特色、韵脚使用之格式等

的正确解读。因此,很有必要给予正本清源的探讨。本文拟从两种体式、两式皆误、原貌探求及章句正义四个方面,对《关雎》诗的错简予以讨论。

一、两种体式

秦以前,《关雎》的体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缺乏可资查考的典籍史料记载,已无从准确得知。自两汉以来,《关雎》一诗则有两种章句组构各不相同的体式,流行传习于世。

第一种:三章体。全诗 20 句共分为三章,首章 4 句,次二章每章各 8 句。体式如兹: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遵此体式的有:西汉毛亨《毛诗》,东汉郑玄《毛诗笺》,南宋朱熹《诗集传》,清陈奂《诗毛氏传疏》;今人注本之赵浩如《诗经选译》,蒋立甫《诗经选注》,周锡(韦复)《诗经选》,唐莫尧《诗经全译》,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等。

第二种:五章体。全诗 20 句共分为五章,每章均为 4 句。体式如兹: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遵此种体式的有: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方玉润《诗经原始》,姚际恒《诗经通论》;今人注本之程俊英《诗经译注》,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王兆基编译之《诗经》,王力《古代汉

诗经散论

语》，郭锡良《古代汉语》等。

语言美、音乐美、色彩美、建筑美是构成一首诗歌最主要的几种美学要素，而诗的章句结构体式，则是这种建筑美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一首诗章句结构的建筑形式，不但是诗歌外在容貌特征的直观体现，而且与诗歌内容起承转合的层次过渡，声情演绎发展的风格特征，音乐舒缓急促的节奏变化以及格律韵脚的调节谐和，复沓叠唱的回旋安排等等，无不丝连环扣、紧密相关。所以说，诗歌的章句体式结构，是诗歌之间互相区别、独立存在的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因素。因此，它应该是一种相对定型的建筑美，而不应该是或此或彼无法确定的变动形态。由此而论，历传《关雎》诗章句体式结构的三章体和五章体两种不同的建筑形式，从《诗经》文本最初的原貌角度考察，必然存在或此正彼误，或彼正此误，抑或彼此皆误的问题，绝不能是如今之所传三章体也对，五章体也对的无准则的说法。可惜的是，诗学界研究的专家学者们迄今尚未注意到这样一个关乎《诗经》文本正误的最基本的问题。从西汉以来的《诗经》注释者，如前所举各家对《关雎》的体式，或遵三章体，或遵五章体，遵此遵彼，一律不予辨证，更没有为何遵此而不遵彼的只言片语的理由说明，甚至遵两种体式者互不言及，好像完全是在一种模糊中随意选择，遂使后之学诗者也只能在既不知《关雎》诗三章体与五章体孰错孰对，更不知为何错对之所以然的盲从中继续模糊。因此对其正误一辨，就不但显得很有必要，而且似颇具一些学术意义。

二、两式皆误

既然历传《关雎》诗有三章体与五章体两种不同的体式，那么，究竟何者为正，何者为误呢？这里可以用一个最便捷的方法、最简单的道理来判断它们的正误。

自西汉以来，诗学界凡遵从传习《关雎》三章体式的，悉数为诗学大家权威之士如毛亨、郑玄、朱熹、陈奂、朱东润、蒋立甫、周锡（韦复）、赵浩如、唐莫尧者，他们之所以遵从传习三章体，必然

认为五章体是错误的不可遵的。以他们的渊博知识、深厚思力,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认为五章体是错误的或至少有错误,因而不可遵。而同样,凡遵从传习《关雎》五章体式的,也悉数是诗学达人、有名学者,如王先谦、方玉润、姚际恒、余冠英、程俊英、高亨、王力、郭锡良者,他们之所以遵从传习五章体,必然认为三章体是错误的不可遵的。以他们的不凡造诣、举烛明辨,我们当然同样也可以据此认为三章体是错误的或至少有错误,因而亦不可遵。用名家对名家合理否定的一面,就可以得出历传《关雎》诗三章体式与五章体式两式皆误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的取得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秦之前《关雎》诗体式的原貌,并非一定就是自西汉以来学者凭记忆所得再行传习的三章体或五章体之一,判断今世所传的《关雎》诗三章体与五章体之正误时,并不存在一个两种体式非此即彼的前提设定,而专家权威之间的相互否定,事实上就不但否定了彼,也否定了此。因此,两式皆误,都不可遵。

当然,这个结论的取得的确是有些空洞和取巧,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两式误在何处做出有内容的探讨。

首先看三章体的不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讨论:

其一,从章句结构的体式类型看,今传《关雎》诗三章体这种章句结构体式,既不符合《周南》诗篇的体式类型特征,甚至也不符合整个《诗经》诗篇的体式类型特征,是谓不谐音律,孤式难立。《诗经》不但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乐歌总集。就是说《诗经》中的诗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这一点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将《诗经》奉为经典的儒家学派所言“《诗》三百篇,皆可弦歌之”,以及非儒家的墨子所说的“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都可以得到证明。《诗经》《风》、《雅》、《颂》的分类虽然有诸多说法,但经过学者们的长期研究,学界一致认为《风》之所以为《风》,《雅》之所以为《雅》,《颂》之所以为《颂》,主要是由于各自乐调的不同而相区别,清人惠周惕《诗说》即言:“《风》、《雅》、《颂》以音乐别也。”《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话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此,今人善说诗者杨伯峻《浅

诗经散论

谈〈诗经〉一文中说：“《风》、《雅》、《颂》的分类，从‘乐正’两字看，主要是乐调不同，或者内容也有所不同。”正是如此，由于《风》、《雅》、《颂》之音乐并非单纯的“器乐”，而是配乐的诗歌，因此与不同的乐调相适应，也必然牵涉到诗情和诗用的不同。具体来说，十五《国风》乃十五个地方的乡土之乐，《小雅》是诸侯贵族燕享之乐，《大雅》为朝廷朝会之乐，《颂》是周王室宗庙祭祀之乐。

同时，尤其重要的是，《风》、《雅》、《颂》乐调的不同特征，反映到歌词的章句体式上，也必然表现出各自的类型特征。就是说，由于《风》、《雅》、《颂》是以乐调的不同特征相区别而分类的，因此与各类乐调的特点相适应，《风》、《雅》、《颂》歌词的章句构成体式也就各有其独立的类型特征。据杨伯峻《浅谈诗经》一文说：“《风》本是乐曲的通名，《大雅·嵩高》末句说‘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肆好’就是‘极好’。《左传》成公九年有‘乐操土风’，就是说钟仪弹琴弹的是楚地本国的乐曲。《左传》襄公十八年又有‘北风’和‘南风’，相当于近代所谓北曲和南曲。十五国风并不是十五个国家的乐曲，而只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各地的乐曲有所不同。”照此说来，《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中的每一《国风》的诗必有各自独特的乐调，而与这种乐调相配合的歌词，其乐章句法的构成体式也必然有自己独立的体式类型特征。虽然古《诗经》的乐章曲调已经佚亡而未能流传下来，但是与古乐章相适应、相配合的诗句章法类型特征却是眉目清晰地流传到了现在。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对《关雎》诗体式的正误做出初步的考量。《关雎》是十五国风《周南》中的一篇，它的章句体式就应该而且必然要符合《周南》诗章句构成的体式类型特征。考《周南》之诗共 11 篇，包括《关雎》诗所传五章体在内，这 11 篇诗就章法而言计有三章体、四章体、五章体三种体式类型，即：《麟之趾》三章章各 3 句，《蟋蟀》、《桃夭》、《兔置》、《采芣》、《汝坟》、《樛木》6 首皆三章章各 4 句，《葛覃》三章章各 6 句，《汉广》三章章各 8 句，《卷耳》四章章各 4 句，所传《关雎》五章体为五章章各 4 句。而就句法来



说,无论是三章体、四章体,还是五章体,也无论是章3句体、章4句体,还是章6句体、章8句体,其章句构成都有一个明显而突出的共性特征,即:同一首诗的每章句数皆相同。这也就是说,构成同一首诗的每章句数皆相同,是《周南》类诗最主要的类型特征,那么,凡《周南》之诗的章句式,自然必须具备每章句数皆相同这一特点。用这个类型特征标准来衡量《关雎》诗所传之三章体,第一章为4句,第二章和第三章则各为8句,显然不符合《周南》类诗每章句数皆相等这个条件。据此也就可以断定,部分专家学者所传《关雎》诗的三章体式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

其二,从诗歌的韵式来看,今传《关雎》诗三章体这种押韵格式,与《诗经》诗歌的韵式类型全然不合,据此也可以判断这种体式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

押韵是诗歌最重要的因素和基本标志,诗歌必须押韵这是最根本的硬原则。对于何为押韵,周本淳主编的《古代汉语》有简明的概括:“押韵是指诗词在一部分句子中的一定的位置上用同韵的字。所谓一部分句子,这是说有的诗并不要求句句押韵。所谓一定的位置,是指诗词断句和末尾位置。至于同韵字,是说同一韵中的不同字。同韵字,用在一首诗的一部分句子中的相同位置上就叫押韵。因押韵的位置都在句子的末尾,这些同韵字又称为这首诗的韵脚。”当然,由于《诗经》是最早的成熟诗歌,所以它的押韵情况比周本淳这里说的要复杂些,但其基本要素也还是大致不差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诗歌押韵的“基本要素”,结合《诗经》韵式的具体特征,从韵母、韵调、韵脚这三个基本要素出发对《关雎》三章体的押韵情况做出考量。

先看韵母。这里所说的“韵母”实际是指押韵字韵母的韵。诗歌押韵的韵母与韵,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并不完全等同。因为字音的韵母最完备的包括有介音(即韵头)、主要元音(即韵腹)、尾音(即韵尾)三部分,可是有的字音的韵母却没有介音,有的没有韵尾,有的是介音和韵尾都没有,但主要元音对每个字却是必不可少一定要有的。所以押韵的要求一般就是主要元音和韵尾相

同,抑或只要求主要原音相同,并不要求介音一致或韵尾一定一致。

(手稿到此,以下为未完成之提纲)

从押韵特色看,《诗经》中的押韵形式共六种,即句句用韵(如《邶风·终风》)、偶句押韵(如《周南·桃夭》)、换韵(如《秦风·晨风》)、交叉用韵(如《周南·兔置》)、参差韵(如《郑风·大叔于田》)和虚字韵脚叶韵(如《郑风·女曰鸡鸣》)六种。由于《诗经》中的诗都是以章成篇,所以它的篇章体制不完全同于后来的律绝,实际上在《诗经》中每篇诗的章,就相当于后来律绝诗的首,所以《诗经》中诗的韵式规则也基本上是以每篇中的章为基本单位来遵循的,即一般是一章诗遵循一种韵式。《关雎》诗所传三章体式,前人对韵脚的判定而言,各章押韵字数不同,位置也不同,声转过多,牵强易见。《关雎》所传三章体,其第二章前四句与后四句押韵韵母、韵脚、韵调三者不一致,第三章前四句与后四句押韵韵母、韵脚、韵调三者也不一致。可见《关雎》诗所传三章体不合乎《诗经》押韵的规则,故此从押韵来看,三章体是不甚合理的。

其次,看历传五章体的不妥。

从《周南》类诗的章句组构的体式特征看,《关雎》诗判为五章较为妥当,但历传五章体的叠章形式与《诗经》中叠法无一相类,因此也是不妥当的。

从叠章的格式看,历传五章体是第二、四、五章形成复沓,这种复沓形式在《诗经》中再无例证,也不符合叠唱的歌词要求。“参差荇菜”三章肯定应该叠在一起,这样才合乎《诗经》复沓叠唱的体式特点。

从押韵来看,《关雎》诗历传五章体第一章的韵脚“雉、洲、逌”是同韵的,为平声字;第三章的韵脚“得、侧”同韵,“服”按《诗集传》注为“叶蒲北反”,都是入声字;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均为虚字押韵,即“之”字为韵。

则《关雎》历传五章体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均为三个韵脚字,即三句押韵,韵脚字均在一、二、四句的末字,为实字押韵;第二、四、

五章均为两个韵脚字，即两句押韵，均在二、四句之末，为虚字押韵。从韵脚来看，第一、三章应相连，第二、四、五章相连，这与叠句形式正好吻合。而所谓叠句，自应相叠复沓，可见《关雎》历传五章体之不妥。

从音乐特色看，《关雎》诗的音乐特色主要见于孔子的评价。一是“《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二是“《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乱，乐曲末章合奏的高潮部分，可能是同一段乐曲一遍又一遍的重唱，反映在歌词上，就是叠章重句的形式。《关雎》之末章合奏，非一唱三叠而不能达到“洋洋乎盈耳哉”的极致。因为“洋洋乎”表示音乐宏大，只有多乐章叠唱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而《诗经》音乐特色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歌词章法的复沓，只有将“参差荇菜”三叠章判为“《关雎》之乱”才能使章法形式与孔子所赞美的音乐乐章特色相吻合。而《关雎》历传之五章体，作为歌词，其末只有两章相叠，无法与一唱三叠、洋洋乎盈耳的音乐相配合。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对《关雎》音乐的评价，即《关雎》的曲调，欢乐而不过分淫靡，动听而不伤害正音。如此合宜适度的音乐，显然应当有同样合宜适度的歌词与之相配，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关雎》诗的章句体式韵脚韵调必然规矩合度，而绝不会出现复沓叠唱之章的散乱现象。而历传《关雎》五章体，其构成复沓的三章恰是散乱失序的，故此是不妥当的。

三、原貌探求

由对历传《关雎》诗五章体的分析辨正，即可探知《关雎》诗的原貌应为：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